

一“路”变迁 一城回忆

●高永明

我最初对路的记忆，是一条长不到一公里、宽不过4米、坑洼不平的泥巴路，这条南北走向、还算顺直的土路，伴随我童年到少年十几年的时光，这条路给我留下了并不美好的印象。

上世纪50年代，我出生在一个名叫奎屯的小城，我家旁边就有一条从畜牧队通往奎屯食品厂的、满是泥泞且大坑连着小坑的土路，两旁林带里栽种着一排沙枣树，一溜儿白杨树，因为路太烂，晴天都是土，雨天都是泥，所以行人经过这里，几乎都不走这条“公路”，而是走靠林带外边的小路，反而更舒适些。

现在想想，从小学到中学的十来年里，天天上学放学要走的这条必经之路，我们这群小伙伴真没有像模像样地走过几回。那时候，这条土路上经常走的是马车、牛车，还有毛驴车，偶尔有一辆吉普车或者小轿车经过，我们一帮孩童，不顾小轿车带起的灰尘，站在路边呼喊：“小包车，小包车！”直到小包车翻卷着灰尘远去。

1969年年初，我被分配到农七师下野地五场（现八师一三三团）工作时，常走的也是土路，那时只感觉无论是从场部通往连队的土路上，或是连队下地的小道上，到处都悬浮着一层浮土，走在上边有颇有点“腾云驾雾”的感觉，因为人只要稍微走快些，脚下便会带起一溜儿烟雾似的灰尘。当然，更为令人叹为观止的是，麦收时节、秋季棉花收获季节，各个连队里飞奔的牛车、转圈车、大马车、大小拖拉机，奔驰在带有厚厚尘土且不平的路上，车后常常会飘起阵阵尘土，放肆地翻卷着漫天飞扬。那个季节，远远望去，仿

佛整个连队笼罩着一层浓雾，无论你怎样瞪大一双慧眼，也看不清原貌。

记得有一次，连队开展拾棉花竞赛，中午送的是红烧肉，大家非常高兴，三三两两地蹲在地头吃饭，突然，机务排一位年轻的拖拉机驾驶员，因急着赶过来吃红烧肉，拖拉机开得很慢，这下好了，他的车子开到大家吃饭的地方一停，拖拉机后边带来的冲天尘土瞬间蔓延开来，给路边所有人的碗里，毫不留情地撒上了一层“沙子胡椒粉”。

留在记忆深处最难忘的是从青年队到开荒队那十来公里曲里拐弯的土路上，每到夏秋季节，全是厚厚的混有沙子且极易飞扬的尘土，职工群众只能在路边的林带中穿行。

那时候下地回来，因为浑身上下都是一层灰土，我们几个小青年经常跑到连队伙房旁边的自流井边，脱光上衣，褪下长裤，找一个洗脸盆，不管不顾地从头冲到脚，然后才回宿舍换衣，去伙房吃饭。有一回，开荒队一名职工得了急病，当晚急需送往二十公里以外的场部卫生队医治，因为前一天刚下过雨，道路泥泞，马车走到半路，车轮陷到一个很深的泥坑里，赶车和病人家属费了很大劲，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把马车从泥坑里赶出来，差点耽误了病人救治时间。

那时候，我们的集体宿舍是一溜儿土坯房，最东头住着老职工杨秀山，仔细观察，就发现夏秋两季，老杨家里总是把用过的洗脸水、洗菜水，均匀地洒在旁边的路上，目的就是压路路上漂浮的尘土。后来我们几个小青年也学着，把用过的洗衣、洗脸水洒在宿舍旁边的路上，防止尘土飞扬。

上世纪80年代，团场通往石河子市、奎屯市的公路铺上了石料，虽然这种石头路面的公路不太平整，但厚厚的尘土已经被压住，路上大大小小的坑也基本被填平。原来团场通往石河子市的班车在坑洼不

平、满是灰尘的土路上要颠簸4个半小时才能到达石河子市客运站，铺设了石料以后，只用3个多小时就到了。团场人乘客车出行，再也不用受“夏天扬尘路、雨天水泥路”之苦，办事、购物、看病、走亲访友快捷多了。

团场职工群众的好日子，真是随着路的变化带来的。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团场通往石河子市、奎屯市的公路由原来的石子路换成了沥青路，团场场部通往连队的公路也旧貌换新颜，不仅设置了里程碑，还按公路等级划线维护，从此，团场职工群众美美滋滋地驾驶着各种交通工具，轻快地行驶在平坦的沥青公路上。

有了平坦的沥青路，团场职工群众从土坯房搬进了新楼房，淘汰了原来的牛车、马车、轱辘车，春耕春播，“三夏”“三秋”农忙时用了先进的整地机、播种机、收割机、采棉机、拖拉机、大汽车，因为公路变得平坦，出行便捷，团场职工使用各种新型的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职工群众的劳动强度大大减轻，劳动效率显著提高，职工群众收入也越来越高。

如今，所到之处都是四通八达、宽阔平坦的标准公路，平展展的公路直接通到了职工家门口，大大改善了团场职工群众的生活。购买摩托车、小汽车的家庭越来越多。我想，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党和政府给广大人民群众铺就的平安之路、幸福大道。



岁月 长河

那把朱漆色油布伞

●李向新

淅淅沥沥的春雨落下，看见行人蜷缩着身体，撑着五颜六色的伞，我想起了记忆中的那把朱漆色油布伞。

上世纪60年代，在浙江省金华市服役的父亲随原南京军区几万名官兵，一起复员到新疆塔里木支边。父母抱着出生仅半个月的我启程，临行前，他们想起了老人们常说的一句老话：晴带雨伞，饱带干粮。于是便买了一把朱漆色油布伞，以备雨天之需。那把伞很大，撑开直径约有1米35左右。

父母和战友们上火车时，人群中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新疆不下雨，用不上伞的。这句话让父亲犹豫了一下，看着肩上手提着的大人、孩子的衣物用品，父亲打算把伞扔了，但被母亲拦住，毕竟是一把崭新的伞，万一以后用得上呢。于是那把油布伞被留了下来，随父母一路西行，到了农一师（现一师）汽车二营二连。

3月的新疆，乍暖还寒，风打在脸上如同刀割一般痛。在汽车连的安排下，我们一家三口住上了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板坯房，地面是泥土，墙体是用木板钉起来的。

不知不觉来新疆一个多月了。4月的一天，连队杀猪分肉，改善大家的生活。父亲说，那时的连队有一个很人性化的规定，就是谁家生孩子了，司务长都有登记，连队要分两个带着蹄膀的猪蹄子给这家人。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也是极奢侈的待遇。

那天，分上猪蹄后，父亲用汽车的喷灯将猪蹄上的毛烫掉，洗干净，放进锅里炖。就在这时，一场倾盆大雨袭来，顷刻间，板坯房四处漏水，家里成了水塘。父亲赶紧让母亲抱着襁褓中的我，坐在木盆里，撑着那把朱漆色油布伞，母女俩暂时有了一个小小的避风港。

父亲刚把我们安顿好，炉子上炖的那锅猪蹄子就遭了殃，板坯房房顶上的土层经过雨水的冲刷，顺着天花板的缝隙流了下来，接着有一大块泥团掉了下来，把锅盖砸开……父母非常心疼，好在猪蹄还没炖烂，他们重新用清水洗干净半熟的猪蹄，再次放进锅里炖。

后来，父亲听老职工说南疆雨水很少，他们进疆那么多年，还是第一次遇见这么大的暴雨。这场暴雨，让父母感到庆幸，他们庆幸上火车时没有把伞扔掉，使它在暴雨中给了我们母女俩一片温暖的小天地，它的价值也由此显现出来，此后成了我家的宝贝。

从我五六岁记事起，这把一点点脱落着油漆的朱漆色油布伞，温暖着我整个童年。每遇雨雪天它都能派上用场。不论是上班的父母，还是上学的我们，撑着这把伞，伞下的一方天是温暖的。它不仅为我们遮挡雨雪，还作为家里的一个装饰品，挂在醒目的地方，因为它集合了濒临失传的手工艺、文人墨客之书画和富有中国文化元素的典雅造型，古朴怀旧，精致唯美，是一件高雅的艺术品。后来，这把伞的伞骨和伞布都坏了，才从我家“退役”。

如今，一想起那把朱漆色油布伞，父母就会说起过去的故事，说当年挑了一担衣物用品还有那把伞来新疆，现在一卡车也搬不完这个家。而那把朱漆色油布伞，就是一个小小避风港，时时让我们感到温暖和安宁。

团场 往事

砖茶和方块糖的故事

●何映平

1964年，我的父亲何文中是农二师共青团农场（现二师三十一团）技术员。因父亲测量技术精准、速度快，场领导派父亲到附近的尉犁县塔里木公社帮助当地村民开展土地测量工作。

在测量工作中，父亲与当地派给他扶标尺的助手阿布力克木·托乎提成为好朋友。

一次，父亲感冒发高烧，阿布力克木·托乎提就将父亲从几公里外的农田背回自己家，用毛巾敷、喝热汤也没见好转。阿布力克木·托乎提突然想到了砖茶和方块糖。他叫妻子取来砖茶和方块糖，泡水给父亲喝下去。没几天，父亲的病就完全好了。

每次到公社帮忙时，父亲就喜欢穿黄军装，阿布力克木·托乎提看到黄军装特别喜欢，自己也想穿。后来，与父亲商量后，他把新做的粗布衣服与父亲的黄军装交换着穿。有一天，我竟然发现父亲穿的粗布衣服的口袋里装着砖茶和方块糖。

每年放暑假，我都能看见一些不熟悉的当地村民帮父亲扛标杆，他们主动扶标尺、牵绳子、钉木桩。冬季，还帮我家劈柴火。

记得有一次，我因吃沙枣过多，喝水又少，大便干燥。阿布力克木·托乎提叔叔送来砖茶和方块糖说：“这对巴郎子（孩子）去火会有作用。”这事让我至今难忘。

1969年，阿布力克木·托乎提叔叔来看望我们全家，带来的礼物又是砖茶和方块糖。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还是喜欢用砖茶和方块糖泡水喝，时不时会想起那个年月经历的暖心故事。

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捋稗子穗 喝稗子粥

●付成有 口述 李聚武 整理

上世纪60年代，我在农八师三〇团（现八师一四七团）三连工作。那时，工作辛苦，粮食紧缺，每人每顿吃200克苞谷面发糕、一勺葫芦瓜汤，还没到午饭时间，大伙儿肚子就饿得咕咕叫了。

如何让大家吃饱，成了连队的头等大事。为了让大伙儿吃饱，

连队想方设法找其他东西代替粮食，后与学校商量，组织学生捋稗子穗替代粮食充饥。

当时，连队的庄稼地里很少使用除草剂，稗子长得茂盛。每年秋天稗子穗成熟后，由老师组织高年级学生，拿上袋子，到地里去捋稗子穗。又将捋下的稗子穗背到西场

摊晒，等几天后，稗子穗干透了，再用碾子碾压，或用棒子敲打。

稗子脱落后，将稗子糠等杂质扬出去，剩下的就是稗子粒。稗子粒去壳后，有点像小黄粒，每天早晚，炊事班都用稗子粒来熬粥。虽然稗子粒熬出的粥没有黄米粥好吃，但也能吃饱肚子，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图片由付成有提供）

3

兵团日报

2022年3月27日 星期日

联系电话：0991-5509362

纪实

投稿邮箱 btb381@163.com

责任编辑 王雪梅 李洪梅



兵团日报